

古希腊和克利地的考古发掘

26.3546

16319

古希腊和克利地的考古发掘

Leonard Cottrell 著

卢 剑 波 译

当斯里曼第一次到特洛伊九城所在的山岗时(1868)它约有125呎高。土耳其人在它的顶上种上庄稼。1870年,他在山顶上挖一个像火山口的坑,由此而下在四年中间挖到一层叠一层的九座城市。上一城便建在下一层的废墟之上。斯里曼在坑底发现原来曾经是光秃秃的山顶,约75呎高。后期石器时代人修建了用晒砖建成的砖房子(约在元前三千年)。在这个后期石器时代居室的废墟之上,一层接一层地,以后的城市就在其上,顶上是罗马的建筑物。从第一(石器时代)城到第九(罗马的)城,为时约三十五世纪,废墟整个深达59呎。第二城含有最早的青铜器和一个黄金装饰品的宝库。斯里曼相信它就是荷马描写的特洛伊城,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座第二城修建在荷马的特洛伊之前一千多年。特洛伊城是第六城,一个美国探险队在孙泊尔(Sempler)教授领导下在这儿发掘。(特洛伊山岗第六城外牆斜面在右,城的内面在左),城牆们在迈锡尼繁盛时期就修起来了。它保卫了希腊联军在元前1200年后的围攻,斯里曼没有见到第六城城牆,因为他在山岗中间,在右牆内挖下去时,他把第六城的城牆用他挖出来的废物掩盖着。

譯者前言
The Bull of Minos

本書根據的是西班牙譯本，譯者為 Margarita Villegas de Robles，於1958年出版於墨西哥首都。為其文化經濟基礎刊（*Biennales del Fando Cultura Económica*）之第138種。

重譯時，有的固有名詞（人名地名）有常用的英語對譯詞時，便改用英語插入，但因一時記不起英語對詞，或因不是一下子譯出，有時不免仍註入西班牙語。有時甚至不附任何外文，原因是，看的人沒有必要把古老的外國人地名專名詞的外文記下，而且，如果說“名從主人”，那許多古希臘專名詞，早已不是古希臘語原樣了。

1975年7月 重譯者附識

譯者於本年7月曾銀轉託在滬友人借得英文原著，對校一遍。

譯者1977年7月

在四川大學。

本書原名“The Bull of Minos”，由倫敦 Evans Brothers Ltd. 1962年出版。
以月為單位組成了四卷，因以卷改，改卷組為四卷，由上海大學出版
中央廣播電台出版權，故借用原作，不另加，方由上海大學出版，見譯者“譯後記”
中。

再则，在他（提秀斯 Theseus）到了克里地后，
他在那里得到阿丽亚德勒（Ariadne）的帮助杀
了弥罗公牛（Minotaur 如古代大多数作家所说）
她对他沉醉给了他一根线索，她教他怎样借它可
以容易回转绿团，走出迷宫（Labyrinth）
的湾拐。

——普卢塔克

(A. Ranz Romanillos 识为西
班牙语。Col Universal,
Madrid-Barcelona, 1919.
识者还参考了 Nath 英识)

引言

阿兰·韦恩教授 (prof. Alan Wace)

近八十年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史前希腊文化，有时被称为爱琴文化 (la civilización egia)，被发现。希腊的历史在1870年前大都认为以纪元前776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 (la primera Olimpiada)，为开端。在此以前一切都是传说和神话。荷马时期和荷马的英雄和他们的城市也当作一种古典的虚无缥缈之境来看。

现在考古学的调查研究已经把希腊历史追溯纪元前三千年以前。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不在铁器时期的开头。希腊历史被考古学追溯到铁器时期，追溯到整个铜器时期且进入新石器时期直到文化的破晓。

这个知识，乃是许多国家许多学者的工作的果实。但主要由于两个人研究的启发和鼓励，他们是海因里希·斯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和亚瑟·伊文思 (Arthur Evans)。他们的工作史读起来像一部传奇 (Una novela)，的确也是一部传奇。这个不为一文的小厮斯里曼，竟成了一个商业大王，他从他的学童时期起就老是梦想发现特洛伊 (Troja—Troy)，证明荷马有一个实在的历史基础。他经常说，他已经为考古学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他打开的新世界的整个范围，但是他在特洛伊，迈锡尼 (Micenas—My-Cenae) 和梯伯斯 (Tirinta—Tiryns)，为调查研究启示了似乎无限的境地。他的同事和他的继起者逐渐开始把细节充实起来。于是，在斯里曼死后十年，伊文思由于在克里地的克诺索斯 (Knossos in Creta—Knossos in Crete) 的发掘，揭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辉煌壮丽的一面。其所以致此，乃是由于他相信像迈锡尼那样的辉煌的文明绝不

会淹没无闻(*vojudi ser muda*)。他承认他知道伟大的希腊文前文化(那是斯里曼已经发现的)是在荷马诗篇中显赫传扬的叙述者,一定是有文字的,能写能读的。跟着伊文思在克诺索斯的伟大成就,别的考古学者又在克里地发掘;而近些年来,在梯佛斯和迈锡尼的重新发掘,在底比斯(*Tebas — Thebes*)卡德莫斯王宫(*la Casade Cadmo*)在皮洛斯(*Pylos*)涅斯托尔王宫(*Palacio de Nestor*)的发掘,发现大号刻有文字的泥板,希腊大陆又成了兴趣的中心。1952年的这个夏天,在迈锡尼发掘出另一批王室的坟墓,比斯里曼在1876年所发现的富裕的王家坟墓早一代,而在同一间大住宅里发现的刻有文字的泥板,再一次证实了伊文思相信的正确。

在过去的日子里,首先是把特洛伊,随之是把克里地,当成希腊历史的最早的来源,但鉴于近三十五年在希腊大陆的发掘,希腊人的由来,与希腊和欧洲文明的开端,这些问题必须就在希腊大陆解决,虽说许多细节有待于阐明,但主要的考古学的成层现象(*estratificación arqueologica*)现在已经清楚了。希腊历史开始于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约在纪元前三千年结束。当和克里地与西克拉底群岛(*las Cícladas — the Cyclades*)的早期居民同族的使用青铜器的人民,从东南海岸进入希腊之时,希腊的早期青铜时期就继之而开始了。这种人民显然不是印欧人,而且把许多以 *-nthos*, *-ene*, *-elos* 结尾的地名和植物名称传入希腊。那些地名如 *Korinthos* (科林托斯——科林斯), *Mykene* (米刻勒——迈锡尼), *Parnassos* (帕尔纳索斯); 植物名称如 *terehinthos* (马鞭草) 和 *asaminthos*。纪元前二千年後不久,一种新的人民进入希腊,他们好像是进到 *Hellas* (希腊) 这地方的最早的希腊人。他们从何处来,我们不知道,但可能取道达达尼尔海峡,正如早期青铜时期人民之似乎跟新石器时期人民合在一起那样,这

[註] *aramivθos* 一种深盆 (据 H. G. Liddell,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York, 1858).

种中期青铜时期人民，最早的希腊人，也和腓利时期的居民结合起来。这样，在中期青铜器时期末，纪元前一千六百年之后不久，希腊的人口已经是一种混合人种，曾几时由于希腊部落的新鲜队伍之到来，希腊人的比例，在稳定地增长。

在青铜器中期和青铜器晚期（约于纪元前1580年开始）之间，虽没有中断，而只是从一个阶段稳向另一阶段演进，标志青铜晚期开始的主要特征的是克里地的米罗文化（la civilisation minoïque — Minoan Civilization）对大陆文化所加的影响。在青铜器中期期间，大陆和克里地似乎有些直接的接触。克里地的影响，到青铜器中期逐渐加强，而在青铜器晚期开始，大陆文化已经适应和采用许多多的米罗文化。随着青铜晚期第二阶段的开始（米罗晚期II和希拉底克晚期III — Helladic Reciente, 1500—1400 BC）克洛索斯（它当时的文化显然和克里地其余地方有所不同）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密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克洛索斯把大陆殖民化或在政治上统治大陆，的确，在这个时候大陆文化有许多源于克里地，但同样克洛索斯文化的许多成分也来自大陆。克洛索斯和大陆之间当时佔优势的正确关系如何，要留待以后的考察和界定。如青铜器晚期的最后阶段（1400 BC，到元前十二世纪后期）同时，迈锡尼和大陆，在纪元前约1400年，克洛索斯的米罗斯宫殿（palais de Minos en Cnossos）被毁以后，取得对爱琴世界的领导地位。十二世纪末，是从青铜时期到铁器时期的过渡，由陶器的逐渐改变标志出来。这就是传统上所谓多里安人（las dorios — the Dorians）进入希腊的时期。

我们切不可臆断，和多里安人之到来一起，在希腊有一种人种的或一种文化的改变。铁器时期的文化自然地从青铜器时期的后一阶段演进出来，而且有一个从此到彼过渡的十分广大时期。因为我们相信，一直从青铜器中期开始起，希腊就有了希腊人，所以，像有些学者那样，臆断：希腊的历史和文化只有从铁器时期开始是不对的。希腊的历史和文化从新石器时期以后，是在不断的演进。

从青铜器中期开始起，希腊种族、希腊人开始发展；而它是新石器时期人，青铜器初期人和在青铜器中期开始进入希腊的讲希腊话的人民的一个接一个的浪潮混合的种族。从最早时期起，希腊的发展的这种持续性，乃是我们跟随斯里曼和伊文思的脚步而学到的许多事情之一。

这样，我们知悉，通过这两个先驱者的探讨成就，希腊历史向上推前了两千年，而且我们对希腊种族的发展的知识，增加到远远超过我们梦想的程度。

科特勒尔先生 (Senor Cottrell) 在这本书里，把这种知识大大地扩大的两个当事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斯里曼从来没受过任何真正的教育，只借自学和自己训练。他是一个发掘者的先锋（先驱）因为在他的日子里，考古学的发掘还在孩提时期。

像许多先驱者一样，斯里曼必得和许多误会作斗争以求获得对他伟大的发现的认可。因为在那一个时期，他几乎是个在荒漠中叫唤的孤独的先知。而今，他的发现的真实和它的不可否认的（不可抗拒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而那些微弱的异议被公正地被人漠视不理了。

伊文思受过他当时英国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教育，而且还能够德国大学担负起进一步的研究。他的考古学的才能一部分来自他的卓越的父親，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广博而深邃的研究。在他的早年，他已经显出他具有卓越的才能从事研究的旅行，但他没有发掘的训练。因而他在克洛索斯所进行的工作便是更其值得注意的。幸虧他所受的教育广博的学问和经验，他能够工作的结果，以一种使得人人能理解他的发现的重要性，欣赏它们的充分的含意的方式，摆在世界的前面。

科特勒尔先生给读者们把这一切讲得清清楚楚，而他又以一种传奇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却丝毫失其历史的真实性。这种形式的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而它的记述是应该以一种通讯的方式讲出来的。我们希望科特勒尔如此引人入胜地写出来的作品会教予这一代和将

来一代青年男女向这两个人——斯里曼和伊文思——学习。他们为考古学和古史研究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如果学到的已很多，但尚待我们去学的仍然很多。大问题之一是语言，和用所谓线形 B 文字写出的泥板的辨认 (*le decifre*)。如果像现在许多著名学者们所相信，从皮罗斯、克洛索斯和迈锡尼发现的泥板上的语言是希腊语，则它们的辨认便会给我们的揭示米罗——迈锡尼世界和希腊与希腊人开始的全新面貌。最伟大的天才的代表是荷马，这个世界的卓越诗人，他的不朽的诗篇，在斯里曼和伊文思的划时代的成就的照耀下，将以更强大的光辉照耀着。

阿兰·韦思。

目次

导言 (阿兰·韦恩教授) - - - - - 31-5

前言 - - - - - 前1-5

章

第一章	荷马与历史家	1-12
第二章	斯里曼莱人	12-19
第三章	普里阿蒙的宝库	20-30
第四章	黄金的迈锡尼	31-43
第五章	停下来想想	44-54
第六章	《这儿开始了一门新的科学》	55-66
第七章	继续探索	67-75
第八章	到克里地的前奏	76-85
第九章	传说之岛	86-92
第十章	接受挑战	93-101
第十一章	宙斯诞生的洞穴	102-106
第十二章	奇踪愈来愈多	107-112
第十三章	进入迷宫	113-121
第十四章	阿丽雅德涅别墅	122-133
第十五章	海上之王的宫室	134-146
第十六章	“古老的传说是确实的”	147-157
跋		158-172

前4

第二版序	173-174
楔子	175-179
譯后記	180-182
附錄:	
1. 還歸北的第二次文學	183-194
2. 莽莽的詩學與“陳○年”	195-207

第一章 荷马与历史家

我要假定，这本书的读者不会都是希腊史诗专家或者史前爱琴文明的专家。说不定许多读者是像我被引进荷马研究以前我曾受过的处于一知半解的含糊而却快乐的（幸福的）状态。这是说，他们会从原作或从那些现今的优秀的翻译，知道他们的荷马，他们也许有一种对古典希腊历史的运用知识，而且会偶一想到前一千纪有人曾发掘过“荷马的特洛伊”和“荷马的迈锡尼”，而由此来证明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是真的，说个个人高兴。但事实要简单得真是这样！但是，哎呀，它们才不是如此。

另一方面，甚至还不曾读过希腊伟大史诗的本书的读者们，都会熟悉（不管它们是历史或传说）荷马织进他的诗篇里的故事。他们都会是些曾听到过，特洛伊王子，巴黎斯（*Paris*）如何从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那里，把他的娇妻海伦（*Helen*）拐走，而他的哥哥，“人间王”阿加门农（*Agamemnon*）率领阿加亚大军到特洛伊把它围攻十年，阿喀琉斯（*Achilles*）的愤怒；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Hector*）之被杀；由狡诈的俄底修斯（*Odysseus*）设下的木马计谋；导致普里阿蒙（*Priam*）的城池的劫掠，忍受许多折磨的漂泊者俄底修斯的返家——这一切都是欧洲的丰富传说遗产。单是在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到鲁彦斯·麦克尼塞（*Louis MacNeice*），都吸取荷马史诗的题材和人物，无疑，还没有出生的作家也会一样。因为荷马——那个欧洲文学之父——都或多或少地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从没有有意识地读过荷马的一行诗的人——的思想和言语里的原故。

还不到一百年前，早期希腊历史的唯一知识（如果可以这样说）是从希腊神话，特别是从伟大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得来的。实则纪元前八百年前的样样事情都被看成传说。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 1794—1871）——他的不朽的“希腊史”（

History of Greece) 在1846年刊行——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只能写着：

“我以第一次有记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公元前776年认为希腊的真正历史的开始……因为真实是，那种正确地称呼的历史记载，要到这个时期才开始。任何人公正地视公元前776年后两个世纪有证可查的事实的极端稀少，他们都会吃惊地知悉希腊的情景在公元前九百年，一千年，一千一百年，一千二百年，一千三百年，一千四百年等？或任何一个更早些的世纪（它们可以使年代学家高兴地包括在他们的有争论的年代学里面去）都不能当作任何有像样的证据的事情来描述”。

“我用以和历史领域公开的时间，只能通过不同的气氛来加以辨别，那就是史诗和传说。把这些性质全异的事情混在一起，照我的判断，根本是非哲学的……”。

格罗特先生写得这样坚决，在他当时所有的依据来说，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纵使古典的希腊人（公元前600—300年）把他们的史诗看成正确的（书面的）历史但其中却没有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可以当成史料看的东西。的确，史诗有时描写的人物，他们的行事常常有一个确切的地理背景，可能被认为可信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的却和显然的神话和超自然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使得它几乎不可能辨别出传说在那里结束，真正的事实在那里起头。例如，俄底修斯这个漂泊者，在他从特洛伊回家的早期途中，可以一个岛一个岛地在一幅现代地图上跟踪，而且为荷马的零星地志的知识作证。但是一会儿这个漂泊者却离开了地图，漂流到非人间境界；到了西尔克（Circe）的岛子，到了恶得怕人的Lestrygonians的寨和独眼巨人（Cyclopes）的土地，甚至到了地狱——只有我们的想像才能够跟随他前去。

自然“欧洲的第一部小说”“奥德赛”，显然一部传奇，是可以有许多神奇怪诞的成分的。但甚至讲着围攻特洛伊的较严格的“伊利亚特”，而在古典的希腊人认为真实的历史的“伊利亚特”，

也有它的神话的组成部分。神们各站在交战的一方和各自一方的英雄并肩作战，虽说他们常常乔装作人间的战士。有些英雄是神的子孙。阿喀琉斯是海女神忒提斯(Thetis)的儿子，海倫是宙斯本人的女儿。阿喀琉斯的一匹马克桑图斯(Xanthus)能发人言，警告他的主人以即将来临的死。但是，要承认这些都是故事的次要成分，它基本上是严格地和卓越地现实主义作品，而且只能由一个本身熟悉特洛伊平原的人写出来。

这个伟大的诗人是谁；谁的作品被古典的希腊人看作体现他们的早期历史？生活在公元前484—425年间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相信荷马曾经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前四百年左右，即就是说，在公元前九世纪左右，而后来权威的学者却把他(荷马)的时代推到元前十二世纪(现今的意见，大体上支持希罗多德)。他的生平事迹没留下一点真实的东西，只有许多传说围绕他的名字。许许多多地方都争着当他的出生地的光荣——士美尔那(Smyrna)，亚哥斯(Argos)，雅典、萨拉米斯(Salamis)和开奥斯岛(Khios)，而有最强有力的要求权利的是后者。传说坚持他是一个“伊奥利亚”人(Ionic)，即就是说，他属于被多里亚人(Dorians)在元前一千年左右驱逐出大陆，而在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建立伊奥利亚殖民地的这些人。

一件事实是肯定无疑的，不管荷马是在纪元前八世纪、九世纪或十世纪创作他的史诗，总使用了一大堆从遥远的过去遗留给他的古老的材料——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我们 also 晓得许多荷马使用过的，这部史诗的材料、跟荷马的史诗一起，在古典时期还存在。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即有一些荷马只看过的传说和故事，被日后的诗人和剧作家充分利用和发展。历史学家称这种材料，即荷马和日后诗人所利用的材料是“史诗故事”(Ciclo Epico)或荷马组诗。

我虽不愿意综述全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我想简略地描述一些对斯里曼的发现有关的插曲，对于没有读过这两部史诗的人，该

有帮助。

一般认为早期史诗的《伊利亚特》，它处理在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插曲——阿喀琉斯的忿怒——和它的悲剧性结局。开头是惊人的。

“阿喀琉斯的忿怒是我的主题，只因这惹祸招灾的一怒，使宙斯遂意如心，却带给阿开亚人那么多的苦难，并且把许多英雄的英灵，送进哈得斯（地府），留下他们的尸体作为野狗和禽兽的食料，诗教女神啊，让我们从人间王阿伽门农和珀琉斯之子伟大的阿喀琉斯的决裂开始吧，……”（用傅东华译文）

注意荷马称他的希腊人为阿开亚人（*aqueas - Achaeans*）。这是他最频繁使用来描绘他们的名字，虽他偶尔也叫他们是达那阿人（*danaos - Danaans*）。常常用他们出发的地方或岛屿的名字来描写他们，例如，从罗克里斯（*Locride - Locris*）来的罗克里斯人“从西伯纳（*Cyllene*）山顶所在的地方来”的阿卡底人（*arcadios - Areadians*）等。

在伊利亚特开始时，阿开亚人在特洛伊平原的一边，在他们船舰旁边安下营寨。他们前面是特洛伊或伊利漫（*Iliom - Ilium*）普利阿蒙（*Priams*）的城市。他们把它围攻了九年而未得成功。（特洛伊容易在现代土耳其的地图上找到，在小亚细亚海岸，接近达达尼尔海峡入口）

人间王阿伽门农是阿开亚人的军队的统帅。他可以比作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对他的臣民（他们虽也是君王）行使松弛的宗主权，但没有绝对的权力。事实上，他的权威在《伊利亚特》第一卷就受到挑战。当弥尔米顿人（*los Myrmidones*）的王，阿开亚军队最伟大的战士阿喀琉斯为了他们战争的一部分当然战利品，他的女奴布里塞伊斯（*Briseis*）被阿伽门农威胁着要夺去，而对后者破口大骂。

“你这无耻的阴谋家”，他嚷道，“一帮希唯利是图！你怎么能指望你的手下替你尽忠竭力，奉命去进攻作战？至于我，并不是跟特洛伊的战士有什么争端才到这儿来参战的。他们对我从来不曾有

过任何的侵害。他们从来没有偷盗过我的牛马，也从来没有劫掠过那由佛提亚（Phrygia）肥沃泥土长出来养育她的居民的庄稼；因为我伯之间是有那奔腾的大海和许多险峻的山脉隔着。实际上，我伯之所以来参加这次远征，为的是要博得你的欢心；是盼，你这丧尽天良的鄙夫，为的是要替墨涅拉俄斯和你对特洛伊人图快意——这一事实你竟把它完全抹杀了”。

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是阿伽门农的兄弟，而战争的表面原因乃是特洛伊王普里阿蒙的儿子巴黎斯（有时叫亚历山大）对墨涅拉俄斯妻子所加的好色。巴黎斯在墨涅拉俄斯的家里受到款待，却抓着他主人不在的机会，偷得他的娇妻，宙斯的女儿，那可爱的海伦的情妇，并把她带回特洛伊。这件事的传说上的原因是爱神阿芙洛蒂特（Aphrodite），这原因虽说荷马没有予以重视。阿芙洛蒂特被巴黎斯选作女神当中最美丽的一个，答应把世间最美丽的女人，斯巴达的海伦作为报答。阿伽门农决定对他的兄弟和他的家族受到的侮辱复仇；就召希腊许多地区和岛屿的阿开亚人在他的统率下到特洛伊把海伦夺回。

《伊利亚特》第二卷载有著名的战舰目录，细致地叙述阿开亚人分遣舰队的来处，它是一个长长的，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麻烦人的单子，虽说在荷马史诗的听众很重要。但关于这个目录，有一点是有趣味的，它迷惑了早一代的学者们。许多荷马描叙作在他的时代拥有巨大财富和权力的城市或城堡，在古典时期，如果它们还在也只是废墟。例如：

亚哥斯和火城梯的梯伦斯的公民，赫耳弥俄涅和两面涅那两个环抱着一个深海湾的城市的居民，以及从特洛曾、从厄俄奈和从通地葡萄的厄庇道洛斯来的人，同着埃及那和马塞斯两地的青年人，统由大声呐喊的狄俄墨得斯和这近驰名的卡帕纽斯儿子斯忒涅罗率领……”。

而最重要的是：

来自迈锡尼的大城堡，来自富饶的梯伦斯和特勒俄勒好城市的